



# 雪原

■郑茂琦

入伏以来,本版相继编发了老兵和抗洪官兵的故事。他们炽热的心,似七月骄阳散发阳刚的热量。刚刚立秋,我却看到了窗外的雪,从泛黄的纸页,飞回一片横无际涯的雪原。雪在赵尚志最后的8小时里一直下着,在包蕴民族苦难的雪原上堆积着,更厚更广。我捧起一把雪,冷钻入骨髓,激起一段记忆:民族的危殆在抗日战争中达到顶点,中国人民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求也达到了顶点。

“那匹老马,终于把雪爬犁拉到了目的地。”回溯过往,赵尚志不禁悔恨自己的求胜心切,慨叹自己未竟的事业。不过,勇士的血却是滚烫的,直直地没入冰冷的雪原。

白云彪往火堆里又添了一把干柴,跃动的火焰正如那叛乱的雪,搅乱了人的心。在饥饿甚至生死的考验面前,先辈毅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后辈们的希望。后来,那趴在母亲脊背上的孩子走出了野猪岭,走出了雪原。

周涛说:“世间需要这种奇伟的男儿/如同大地需要/拔地而起的群峰……”故事里那慷慨献身的猛士,不就是一座座砥柱人间的奇峰吗?



本版插图:李振

# 最后八小时

■章村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他一定不会想到,在吕家菜园子,当那几个身背长枪的日伪军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爬犁上的时候,他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8小时。8小时之后,他的生命将像停摆的时钟,戛然而止。

大雪覆盖的山路上,那匹紧拉着爬犁的老马,在马鞭的催促下,一边喷着浓重的雾气,一边吃力地向前奔跑着……

他能够猜得出来,接下来到了分驻所敌人要对他做些什么。那些没完没了的严刑审讯,无非是故伎重演,为了让他带领抗联缴械投降。

对于审讯,他是不怕的,他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头年十月,他带着仍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5名战士,越过波浪滚滚的黑龙江,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。当他看到被日军铁蹄肆意践踏的这片白山黑水,就已经暗暗在心中发誓,从此之后宁肯死在东北抗日的战场上,死在故乡的土地上,也坚决不再回头。

自然,那个时候,他还想了很多。此前,不知究竟多少次,他曾反复告诫战士们,在防奸反特这件事情上不得有半点马虎大意。但是他怎么能想到,虽然倍加小心,却还是跳进了他们的陷阱。

尽管那个名叫刘德山的陌生人,曾经一度让他产生过怀疑。事到如今,也只能责怪自己求胜心切,没有早些识破袭击日军分驻所,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骗局。午夜时分,当那一记枪声从吕家菜园子猛然响起,一瞬间,他便一切都明白了。子弹从他的后腰穿进去,又从他的下腹踮出来,在轰然倒下的一刹那,虽说是侧身拔枪,连连回击,那奸奸刻刻毙命于雪野之中,但一切还是都晚了。

这是1942年2月12日午夜,距离春节,仅仅只有两天时间。

当密探带着那队日伪军飞速赶到现场,并将吕家菜园子团团围住后,又经过整整15分钟的激烈交战,直到打光了枪里的子弹,他这才无力地坐在那里,面对着一拥而上的敌人,一边捂着血流不止的伤口,一边轻蔑地笑笑:“我是赵尚志,你们可以绑去请功了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,便倒头昏迷过去。

雪色无边。那匹老马,终于把雪爬犁拉到了目的地。

紧接着,那几个背着长枪的日伪军,又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一间冰冷的囚室里。不知多久之后,昏迷之中的他醒了过来,强撑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,倚着一面墙坐在那里,然后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抬头望去,透过那一扇小小的窗口,他看到外面的世界又下雪了,好大的雪。

审讯开始了。审讯官问他,你到底是什么抗联的赵尚志?你们有多少人?在什么地方活动?

一阵剧痛袭来,下意识中,他皱了下眉头。审讯官说,只要你老实交代,皇军马上就可以给你治疗,保住你一条性命。

他不屑地笑笑,摇摇头拒绝了,捂着枪伤骂道:“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?现在你们在卖国。我一个人死不要紧,现在我就要死了,还有什么可问的!”

这个曾经一度让日军头疼的“大匪首”,说完这话,不论再问什么,一概斜视斜视,闭口不语。原本,在一次游击战中,他的那只左眼就是被弹片击伤导致失明的。现在,从那只眼睛里,他所看到的,只有黑暗。

窗外的雪,仍在胡乱地飘着。

陡然之间,他想起了1933年的那个春天。为了抗日,他只身从哈尔滨来到宾县,投奔了孙朝阳的义勇军。义勇军的人见他个子矮小、身体单薄,不想收留他。可他并不灰心,他说,别看我个子矮,啥都能干,当兵打仗、挑水做饭,样样都行!

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,日军企图在宾县东山围歼孙部。危急时刻,他果敢献策,先是率队攻城,猛打猛冲,迫使敌军放弃对义勇军的包围来增援;继而杀出重围,化险为夷,取得大胜……

他想起就在那一年,26岁的他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难为父母抱孙心切,隔三岔五地催他抓紧时间结婚生子,可是他却当成了耳旁风。“匈奴不灭,何以家为?”为此他发下誓言,不驱逐日寇决不成家!

多少次的林海斡旋,多少次的雪原决战,无论日军如何铁壁合围,重兵讨伐,都以失败而告终。为了拔掉他这根“眼中钉”“肉中刺”,日伪当局曾经开价一万元通缉他,并多次派遣日本特务混入抗联内部,企图暗杀他。可是,在一

次一次的失手之后,他们对捉拿他的悬赏重加码,“一两内一两银,一两骨头一两金”。

今天,他们机关算尽,终于得手了……

审讯一直没有停下来。于歇斯底里的叫嚣声中,他的耳畔还在一遍又一遍响起林海雪原上破碎的马蹄、密集密集的枪声,还有那一首含仇咬恨的《调寄满江红·黑水白山》:血染山河尸遍野,贫困流离怨苍天。想故国庄园无复见,泪潸然。争自由,誓抗战,效马援,裹尸还……

如果最初不是叛变的抗联某军师长陈绍滨从苏联带回的那个口信,让他越境共商抗日大计,也许作为北满抗联总司令的他就不会过江而去。一年多的时间,不明不白地被扣留在异国他乡。他终于获得了一次率队返回东北的机会。紧接着,在黑龙江岸的佛山一带,他们先是攻打乌拉嘎金矿,后又袭击了日本武装测量队,但是随着战斗形势越来越残酷,部队的伤亡也越来越惨重,任务执行到最后,又不得不再次返苏。

但毕竟他乡非故乡。当机会再次来临,让他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东北战场上。可是这遍地的陷阱与雾障,让他最终没能逃过那一双双沾着鲜血的魔掌……

审讯最终失败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就在这间冰冷的囚室里,那个长一丈娃娃脸,眉毛粗重,眼睛不大却灼灼逼人,嗓音洪亮而能言善辩,性子直,脾气暴,个子只有一米六的赵尚志,在最后的8个小时,自始至终怒视着眼前的敌人,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,仍然是紧咬牙关,闭口不言。这一年他34岁。

为了验明正身,确认死者身份,日军很快便指令叛徒李华堂前来辨认。这个曾经矢志追随他多年,却又最终因贪生怕死而投降的男人,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只朝地上的那具尸体瞅了一眼,眼泪就下来了,一边止不住声音哽咽,一边喃喃自语:“司令,你到底也这么着了。”日本兵没有让他继续站在那里号哭,接着就把他推了出去。

从李华堂那里得到证实,关东军当局大喜过望,为了请功领赏,他们立刻决定将他的遗体运到梧桐河运到佳木斯,又从佳木斯运到了长春……

生命停止的那一刻,尊严依然耸立。

## 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而是精粹

## 堆土借弹

■冯斌

正是六月时节,天气未及晌午,一轮红日当空,没挂半点云彩。民兵爆破组长梁连恒带领民兵大汗淋漓地在村口堆起大堆新土。

远处来了两个连的伪军,是到冉庄方向。

偌大的土堆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。他们的枪口紧盯着扬起的尘土,警惕地窥视着民兵的一举一动。

“草船借箭——用的是疑兵计!”梁连恒揩了把汗,暗想:于是他交代几个民兵躲在土堆后面朝敌人打冷枪。

冉庄的“地道战术”之前让敌人吃尽苦头,风声鹤唳的伪军刚刚遭受几发冷弹,就判断这肯定是冉庄新修的“地堡”,立刻摆开攻击阵势。

敌人一起向土堆猛烈射击,大有一举削平“地堡”之势。一股股弹雨,恰像一丝丝钢线源源不断注入天际,呛鼻子的火药味弥漫在浑浊的空气中。敌人射击了半天不见有人还击,一时摸不清底细,更加不敢前进,只好走上策。梁连恒赶到土堆前,千疮百孔的土堆依然是他眼中的“富矿”。民兵破土取出弹头,又捡回敌人阵地上的弹壳。配红的晚霞染了一堆堆锃亮的弹头和弹壳,也亲吻着大家带着笑意的眼窝。

“草船借箭——有借无还!”堆土借弹——满载而归!”村中要红缨枪的孩子们脆脆地高喊着新编的歌谣。

“报告——翻火子弹……制成啦!”次日,从兵工厂一溜烟赶回来的民兵喘着粗气报告。梁连恒手中的《三国演义》不禁跌落。

“嘿!”民兵高举着一枚亮闪闪的子弹,“兵工厂说咱们的战果,制上千发不成问题哩!”

屋里顿时炸开阵阵开怀的大笑声。那声响震醒了土堆“地堡”,飘进蜿蜒地道,回荡在冉庄这片隐蔽青葱中……

## 铁医

■刘涛

铁医这个称谓不知是褒是贬,反正方圆几十里,密沟的铁医很有名气。铁医姓丁,善治骨伤。人们都说,铁医医术没说的,那就是一个字,铁!

当然,铁医这个称谓还有一层“铁公鸡”的含义。每每出诊,他从不开手而归。有钱的人家,必须给元宝、银圆;即使日子窘迫的小门小户,也得给瓜俩枣,甚至几穗青玉米。

一次,密沟本村一焦姓财主患了毒疮,急需铁医出诊。但铁医非要价200块光洋,否则免谈。眼见自己命薄西山、气息奄奄,焦财主只好答应。

不久,一位日本军官到山区扫荡时被打伤了膝盖,焦财主便向日本人推荐了铁医。显然,焦财主居心叵测:你铁医不是在村中多次散布对我的轻蔑吗,说帮日本人就是卖国贼,这次看你怎么办?

日本军官果然在一个清早来到了密沟铁医家,丁妻只好好说铁医不在家。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,这样躲着不是办法。于是,铁医铁下心来不理睬日本人。

傍晚,日本军官又到了。丁妻愁眉苦脸地说:“铁医下午喝多了酒,跌下山梁,将右手掌摔烂了。”诊治红伤要靠右手,咋就那么简单摔坏了呢?日本人不相信,他们拿过铁医右臂时,都惊呆了:整个右手的手心、手背转了一个个儿,红肿得像一个个开花馒头。

日本人只好无奈地走了。铁医从此安心疗伤,再不出诊。半年后,日本人投降了。铁医的右手竟然神奇痊愈如初。

# 长征

第4927期

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团长牺牲了,就在牯牛河边。眼看着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河边,团里最后十几个战士“扑通扑通”一齐跳到河里。初冬的牯牛河虽未结冰,但河水已是刺骨的凉,极大减缓了战士们游泳的速度。日军很快追到了河边,一边“嘻嘻哈哈”地狂叫,一边举枪射击,子弹“嗖嗖嗖”地钻进水里,河面很快就被抓出一道又一道血痕。白云彪、金百纹和背着六个月大孩子的李玉玲,奇迹般地躲过雨点般的子弹,漂到了河对岸。他们不能停下,一口气跑出去三四里山路,直到躲进野猪岭的一个山洞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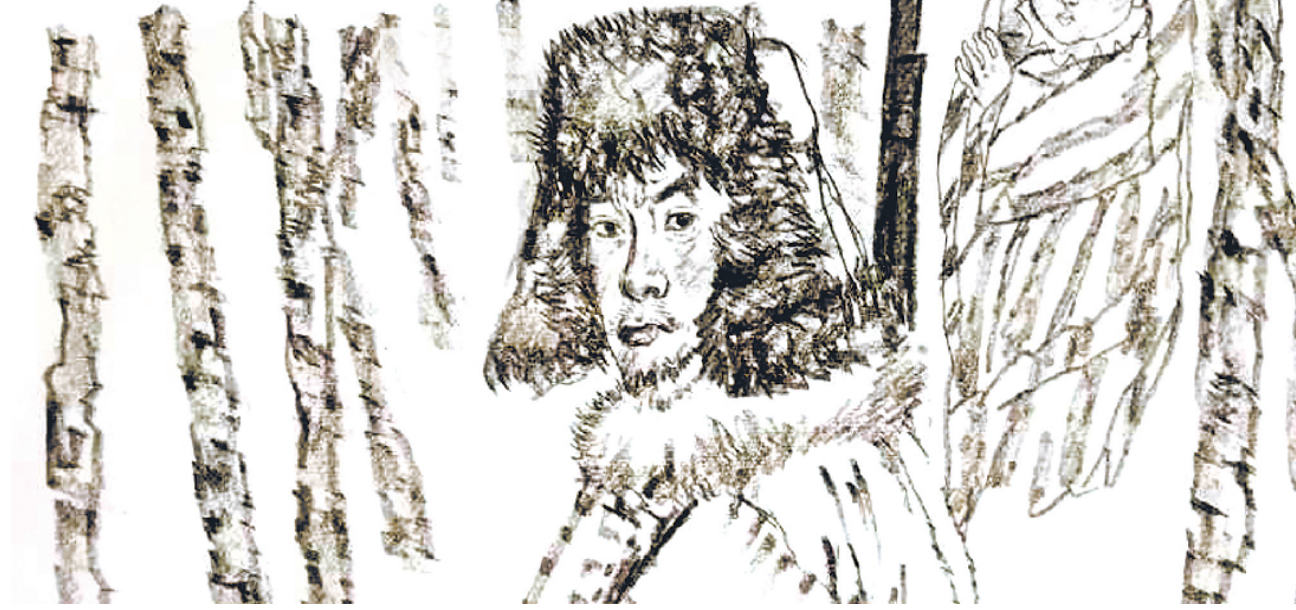
金百纹把步枪扔到地上,喘着粗气咒骂小鬼子。李玉玲赶忙脱下孩子的湿衣服,然后紧紧地把他搂进怀里。刚才枪林弹雨里,孩子一声不吭地趴在母亲的背上,进了山洞才放声大哭。卫生队徐队长劝过她:“玉玲,还是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里寄养吧,咱们把小鬼子打跑了,再回来把孩子接走。”李玉玲瞅着孩子,眼泪嗷嗷地往下掉:“孩子他爹牺牲前嘱咐过,要我一定把孩子带大,干革命、打鬼子。日本占了整个东北,我不能把他留在这里当亡国奴,部队走到哪里,我就把他带到哪里。”

白云彪看到山洞里面又阴又冷,孩子冻得够呛,顾不上拧干身上的湿衣服赶忙说:“你们先在这里待着别乱动,我出去看看情况。”

野猪岭荒无人烟,密密匝匝的林子也没有路,不过是哪里好下脚,就往哪里走。白云彪辨好方向,悄悄地摸回河边,藏在树丛里仔细观察,河两岸并没有发现鬼子,他判断鬼子可能没有过河追击。白云彪才放心离开树丛,小心翼翼地沿途搜寻干树枝,路过林中的小溪,自己先饮了一肚子凉水,又把身上

# 绝地考验

■刘洪林



的空水壶灌满,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山洞。

山洞里面还算宽敞,白云彪生好了火,李玉玲就从干柴堆里抽出两根粗树枝,把盛了半盒水的铝制饭盒举到火苗上烧水。不一会,饭盒里面就“滋滋滋”地响起来,她从包里掏出一小炒面,放进饭盒里面搅拌均匀,小心翼翼地喂孩子。

他们围着火堆,一边取暖一边烘烤湿衣服。金百纹有点担心地问李玉玲:“李大姐,团长他们都牺牲了,咱们到哪里去找队伍啊?”还没等李玉玲说话,白云彪抢先说:“我刚才走回河边,连个人影也没看见。咱们团这下损失可大了,都让鬼子给打散了,再想聚到一起不容易,咱们还是

先走出野猪岭,再做别的打算吧。”金百纹一向很乐观:“咱们找不到团里的人,就去找师部。”白云彪看一眼抱着孩子的李玉玲,心里很不是滋味:“鬼子这次大扫荡,各部队损失都很严重,说不定师里的人也让鬼子给打散了,咱们想找到他们,恐怕也不容易。我寻思不明白,咱们拼命打鬼子,不光东躲西藏,还挨饿受冻,连孩子也跟着遭罪,到底图个啥?”李玉玲正给孩子烤衣服,边抖搂衣服边说:“你说图个啥?政委都说了,咱们不亡国奴,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东北,赶出中国去,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,孩子们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。”白云彪还是有点心灰意冷地说:“鬼子越打越多,咱们越打越少,啥时候才

能把他们打出去?”说完往火堆里面扔了一把树枝,火堆里“呼呼”的火苗,差点烧到李玉玲手里的衣服,她赶忙扯出几根树枝说:“打死一个少一个,咱们早晚能把小鬼子赶出去。”孩子似乎听明白了他们的对话,攥紧小拳头一个劲地朝空中挥舞。白云彪摸了摸孩子的脸,尴尬地笑着说:“不能当亡国奴。”火光驱散寒冷,也驱散黑暗,照红人的脸庞,也照亮人的心里。

山风掠过树梢,传来一阵阵沙声,李玉玲把孩子抱在怀里,一边哼唱着,一边打着瞌睡,偶尔还能感觉到孩子的小手使劲地在干瘪的乳房上搥来搥去,可是自己身上早就没有奶水了。天就亮了,看到孩子在自己